

China X:在哈佛教中国历史(下)

◆ 荣筱箫



■ 最早开始在哈佛讲授中国历史课的费正清教授

努力学习中国历史

在包弼德和柯伟林学生时代刚开始接触中国历史时,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现在显然是大相径庭。包弼德从高中时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那是60年代,中美尚未建交,我先是对美国政治特别感兴趣,从这个角度我又发现美国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简直一无所知。那时中国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我当时也觉得这是好事,觉得这可以给人民的福祉带来实质的改变。所以我开始学习中国,先从中学学起。”包弼德说。

那时候美国的中文课非常少,但在高中第三年的暑假,包弼德终于找到了一个为高中生开设的中文班进行了一个夏天的启蒙学习。到了高中第四年,他又到大学去旁听中文课,中文突飞猛进。大学时期,包弼德随家人迁居荷兰,在那里他完成了中国语言和历史专业的本科学习。为了能近距离接触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大学毕

业后包弼德去了台湾。“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要去那里学习不太可能。”包弼德说。

在台湾他经人介绍开始跟随传奇国学大师爱新觉罗·毓璠学习国学,毓璠不开公开课,只在家中设私塾,述而不作,一生门徒无数,不乏现今叱咤学界的大学问家。在毓璠的课上,包弼德获得了中式传统教育。“要说文化冲突,那时候可能也有,但我沉浸在全中文环境中专心学习国学,高兴还来不及,根本不记得有哪些文化冲突。”包弼德说。

从台湾学习四年归来后,包弼德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85年来到哈佛任教。在这里他遇到了柯伟林。

原本以欧洲史为专业的柯伟林开始钻研中国历史,除了因为赶上尼克松访华引起的中国热之外,与他在求学期间受到的众多名师启迪有直接关系。在达特茅斯大学读书的时候,正值“文革”

后期,当时在达特茅斯教中国历史的梅兆赞(Jonathan Mirsky 他后来成为著名记者)为了实地考察研究这场正在中国进行的运动,从香港租了一条小船,试图登陆内地,中途遇到中方巡逻艇拦截,梅兆赞掏出怀揣的红宝石书对船上的人大声喊话:“毛主席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然后跳到水中向巡逻艇游去,希望艇上的人能带他去内地。巡逻艇却开走了,梅兆赞游水登陆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直到1972年才应邀随美国学者访问团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的那种实地研究中国的热情对我影响深远。”柯伟林说。

除了梅兆赞,柯伟林在达特茅斯时还曾选过华裔学者李欧梵的中国文化课,读大学三年级时,他到卫斯理女子学院选课,又遇上精通中国史的学者柯文(Paul Cohen)。“达特茅斯男生居多,卫斯理是女子学院。我当时去那选课本是为了认识女孩,没想到认识了大师。”柯伟林回忆说。

等到他到哈佛读博士时,柯伟林又有幸成了费正清门下的最后一位博士生。“费正清是个非常棒的老师,很知道如何说服人,他教我如何用中文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当然我也得为此苦学中文。”柯伟林告诉记者。博士毕业,柯伟林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开始教中国史,当时已经进入80年代,中国的国际化、现代化的过程成为柯伟林的研究重点。

误解也包括中国人自己

虽然仍然对老师充满崇拜,可

柯伟林也不讳言,如今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与费正清的时代已很不相同。“费正清的关注点一直在为什么中国落后于西方?”柯伟林说。现在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世界强国,其经济的自由度甚至超过西欧,而在“大跃进时代”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其实减缓了中国走向强盛的脚步。

所以在现在的中国历史课上,包弼德和柯伟林的一个任务就是纠正西方世界对中国理解的误区。比如讲到禹治水时,包弼德将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拿出来与之对比,“我刚开始学习中国历史时,人们认为中国人习惯顺应自然,而西方人勇于征服自然。但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的区别正是人在自然面前消极和积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峡工程,中国人其实自古就是相信人定胜天。”他说。

讲到兵马俑,包弼德指出这些秦俑虽然个头身材装束都很统一,但仔细看胡须和发型各有不同,其实是在高度整齐划一下之下维持着某种个人特征。“西方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比较整齐划一的……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看待中国的一大误区”。

到了近代史部分,柯伟林说到很多西方人认为中美建交之前中国固步自封,他认为其实中国历史上大部分一直积极参与全球交流,很多时候甚至是这种交流的中心。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美国互不往来的时候,中国也一直在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频繁互动,借此建立其工业化经济和国际关系网。“中国唯一真正封

闭的时期就是1960到1972年这段时间,这是段非常危险的时间,但在整个历史中,它显得很短暂。可以说,中国一直在走一条国际化的道路”。

而在两位教授的眼中,对中国有误解的不只是西方人,也包括中国人自己。

中国和世界各国 的求同存异

两位教授都认同,当今的中国人赶上了这个国家的好时候。他们认为,当今的中国如果可以反观历史,找到可能导致倒退的危险因素并及时化险为夷,中国的前途定是不可限量的。包弼德说,中国当代的很多事件,比如五六十年代的土改和破四旧,都能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同理,“当代中国面临的挑战也并非当代独有的”。邓小平时代,包弼德曾经让学生在课堂练习中把自己想像成邓的顾问,以史为鉴进言。

在对外关系上,柯伟林认为:“从1979年到今天,中国的繁荣和兴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和平的环境,现在中国的一大任务应当是保持这种和平。”

中国除了与自身发展的过去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位教授也认为,她 and 世界各国之间的同远大于异,“任何成熟的大型国家在管理上其实都是很相似的,关注自己的独特之处,也要去考虑如何更灵活地找到与别人的共同点,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包弼德表示。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13期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22. 韦尔斯欧洲之行的使命结束了

这次通话的内容永远无人所知。据韦尔斯说,他建议罗斯福拒绝墨索里尼的要求,以免总统被认为是帮助希特勒决定欧洲和谈的基础。但这与韦尔斯过去几天的外交目的不相符。齐亚诺则相信,根据意大利情报部门的电话窃听内容,韦尔斯是希望得到许可,进行某些隐晦的和谈行动,但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或许,越洋电话的线路当晚特别嘈杂。但无论电话内容如何,罗斯福的立场很清楚:考虑到当时的机遇,他对鼓励与柏林进行和谈毫无兴趣。

在拒绝墨索里尼要求的当晚,富兰克林·罗斯福公开发表了对德国不加掩饰的批评,实际上已排除了与纳粹和谈的可能性。“今天,我们在寻求和平的道德基础,”他从白宫发表纪念基督教传教士的广播讲话说,“但如果不能承认兄弟情谊,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和平。如果和平的结果是压迫,或者饥饿,或者残忍,或者用武装集团控制人类的生活,就不可能是持久的和平。如果弱国生活在强大邻国的恐惧下,就不可能是健全的和平。如果自由被作为贡物出售,就不可能是道义上的和平。如果不能自由地获取对理想的追求,让人们发现共同的基础,就不可能是明智的和平。如果不能敬拜上帝,就不可能是公正的和平。”欧洲认真倾听了这次演讲。英国人士对《纽约时报》说,他们“对演讲的每句话都深表赞同”。

韦尔斯欧洲之行的使命结束了。3月18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及随从在勃伦纳山口举行会晤。领袖私下保证,意大利参战与德国并肩战斗是“不可避免的”。在罗马,韦尔斯被引见与梵蒂冈罗马教皇见面。当晚,他目睹了一场特别的表演。听说韦尔斯是歌剧爱好者,罗马市长特意安排在罗马歌剧院演出威尔第的歌剧《假面舞会》,歌剧院坐满了系着白色领带的绅士和精心化妆的女士。歌剧的主角是著名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贝尼亚米诺·吉

里,经常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吉里声音极其优美。在《假面舞会》中,一位有权势的新英格兰人卷入了不道德的爱情,并最终因此丧命。几年后,歌剧《假面舞会》中的情节恰好印证了韦尔斯自身的遭遇。

韦尔斯离开欧洲,在他出访期间逗留在意大利的妻子与他一道返回。他们一行于3月20日乘坐“康特·萨瓦号”轮船离开热那亚。“康特·萨瓦号”轮船比它大西洋航线上的姐妹船“雷克斯号”轮船小,但更漂亮。8天后,“康特·萨瓦号”轮船抵达美国纽约州的哈得逊河市中心的码头。当天下午,记者观察到韦尔斯和科德尔·赫尔国务卿走进白宫。他们一道踏上白宫门前的地毯,在蓝色制服的黑人门卫的手势下,闪闪发光的玻璃青铜大门洞开。《时代周刊》杂志报道:“脱下帽子和外套,赫尔和韦尔斯进入嗡嗡作响的小型电梯,电梯吱吱嘎嘎地上升到二楼的椭圆形办公室,富兰克林·罗斯福坐在巨大的桌前。就这样,韦尔斯的使命结束了。”

他辗转旅行了14000英里(约22000公里),会晤了两个国王,两名首相,一个元首,领袖和教皇,难以计数的外交部长,政治家和官员。

“如果仅看所观察到和所听到的一切,”《时代周刊》杂志报道说,“在这41天中,萨姆纳·韦尔斯是世界上对世界最大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具洞察能力的人。”毫不奇怪,有报纸给他对这次出访写的回忆开出了6万美元的报酬,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韦尔斯在返程的“康特·萨瓦号”上完成了报告,报告包括在欧洲每次会谈的独立备忘录,以及罗斯福喜欢的细节描写。即使赫尔也承认报告非常“出色”。报告的结尾谈到了意大利的作用和平的前景。他预测说意大利将“随墨索里尼一个人的决定而行动。墨索里尼是一个聪明绝伦的人,但却不能忘记,他在内心和本能上又是一个意大利农民……他崇拜武力和权势”。

美国应该寻求和意大利改善关系,韦尔斯建议道,可以加深贸易往来,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更委婉一点。

23. 大家纷纷出手

“下面,阿拉是否请章先生给大家讲一讲事情的过程,以及需要大家帮忙的问题,好不好啊?”叶先生脸上充满慈祥的笑容,向诸位重点打招呼。“好好好啊,请章先生给阿拉讲讲,到底发生了啥事体。”下面有人呼应。

在大家关切的目光下,承德慢慢站了起来:“诸位前辈,诸位会董,这次承蒙叶老前辈厚爱,召集诸位在百忙之中为我开这次会议,本人在此向诸位表示诚挚感谢了。因为本人不才,劳大家为我费心了。”承德微笑着抱拳向大家作揖,说了几句开场白。接着,承德把这大半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向大家作了叙述,说到大岛田的阴谋,承德的声嘶力竭,激动起来:“诸位前辈,我们中国人历来崇尚经商道德,谓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东洋人用这种卑劣手段谋取我财产,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所以,恳请诸位为我谋划,假如有同道乡亲接受我的工厂,我章承德宁可损失一些铜钿,也愿意把工厂转让给诸位。我的想法,一定不能让东洋赤佬的阴谋得逞!”

承德的这番话引起了会董们共鸣,大家有些义愤填膺——“东洋佬实在可恶,欺负阿拉宁波没人,这次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娘希匹,阿拉宁波人也不是好吃吃的,这次要让东洋赤佬吃点苦头!”“章先生,你就直讲吧,希望阿拉咋样帮依?”下面的人议论纷纷,会场上嘈嘈杂杂地响成一片。听着大家议论,章承德热血沸腾,他已经觉得,他的工厂有救了。他心里感谢这个团队,那些熟悉的宁波话,此时听起来他感到格外亲切。

看大家都发表意见,叶先生站了起来,他满脸笑容用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诸位,请大家一个讲好不好?”会场上顿时安静了。“啥人先讲?”叶先生问。“好,我先讲两句!”叶先生话音刚落,马上有人站起来要求说话。承德定睛一看,站起来的人是阿祥。阿祥这半年多来轮船生意不错,已经在同乡人中具有一定名气,最近刚被增补为会董。

“章先生是阿拉老朋友,今年年初阿拉刚买轮船的辰光,他给阿拉帮了大忙,现在章先生有了难处,阿拉一定鼎力相助。我不敢代表

阿拉航运公会,但是我个人在这里作个表态,我可以出五千大洋,帮助承德先生还贷!”阿祥言辞凿凿,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底气十足。

“好!我也表个态,我也出五千大洋!”蚕丝业公会会长阿和先生也马上表态。

“我出三千!”“我出两千!”“我出八千!”“阿拉钱业公会出一万!”大家纷纷表态,会场上气氛十分热烈。

看到大家纷纷出手,叶先生满脸笑容,他站起来诚恳说:“诸位,我代章先生感谢大家鼎力相助,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余下不足部分,由我保底了……”

“啪啪啪啪……”叶先生的话被大家掌声打断了。

章承德感激不已,他站了起来,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诸位前辈,诸位会董,我感谢诸位为我雪中送炭。诸位对我的帮助,我将永记心里。在这里,我也表个态,对大家的资助,我一定给大家双份利息,以表示我对大家的感激之意。我知道,大家帮我,并不是为了区区几块利息,但是我一定要表达我对大家的厚爱,以后,大家凡有用着我的地方,我一定不遗余力回报大家的恩德,谢谢诸位,谢谢了!”承德眼里含着泪,又深深向大家鞠了一躬。

“啪啪啪啪……”会场上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为了给东洋人有力一击,接下来承德与借款的会董们商定,借款的事情暂时不要泄露,他要在最后阶段给东洋人致命一击,让他们尝尝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精神失落。

承德并不是睚眦必报的人,但是这次,东洋人做得实在太过火了,这个仇不报天理不容。为此,回到厂里,承德马上与天敏歆涵商量,他们仔细预测了对方的心理,设计了一个报复东洋人的计划。

大岛田果然中计。这些天,他派出暗探盯梢承德行迹,只要承德与外面联系,就马上报告给他。大岛田要掌握章承德有没有把工厂顶给其他人的信息。派去的暗探很快传回消息,说章承德正在与一位徽州商人接洽,而且已经打探到,章承德愿意把中甬火柴厂低价卖给这个徽州商人。

宁波商人

徐志明

